

西灣文庫 IV
院士系列叢書

◎ 王德威

「根」的政治，「勢」的詩學
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

◎王德威

「根」的政治，「勢」的詩學

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

「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
中國文學／王德威著. --1版.--[高雄市]：
中山大學，2015.7

44面：11*17.5公分. --(西灣文庫·院士系列)

ISBN 978-986-86641-8-0(平裝)

1. 華語語系
2. 後移民論述
3. 現代中國文學

119.08

104014899

西灣文庫·院士系列叢書

「根」的政治，「勢」的詩學—— 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

著 作 者 | 王 德 威

封面設計 | 吳琇菁

版面設計 | 喻惠敏

印 刷 | 翔凌商行

出 版 者 | 國立中山大學 出版社

<http://la.nsysu.edu.tw>

e-mail: libaaa@mail.nsysu.edu.tw

電話 | 886-7-5252000 ext. 3000~3001

傳真 | 886-7-5253009

出版日期 | 2015年七月一版一刷

定 價 | 150元 / 冊 600元 / 套

ISBN 978-986-86641-8-0(平裝)

GPN : 1010401265

展售處：

國家書店

地址：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高雄復文書局

地址：高雄市蓮海路70號 電話：07:525-0930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本著作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
請逕洽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西灣文庫 IV · 院士系列叢書

【編輯委員會】

主 編 | 黃心雅

編輯委員 | (依姓氏筆畫排列)

王璦玲、游淙祺、楊雅惠

劉昭明、張錦忠

責任編輯 | 劉映汝、黃滄昀

西灣文庫・院士系列叢書序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是國內人文藝術教育重鎮之一，近年來因教育部頂尖大學經費以及中山大學余光中人文講座經費挹注，得以敦聘碩學宏儒來院講座，嘉惠南台灣青年學子，使能親炙當代大師風範，面對浩瀚無垠的學海，經由大師指引，一窺知識堂奧。本系列叢書為 2012 年至 2014 年間，本院、人文中心及中文系禮聘多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來校為師生進行學術講座之精選。兩年間院士來訪造就南台灣學術盛事，共計十六場次，敬謹臚列如下：

2012 年 12 月 10 日，李歐梵院士主講「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機」

2012 年 12 月 10 日，李歐梵院士主講「人文經典對 21 世紀有何意義？」

2013 年 4 月 26 日，黃進興院士主講「論儒教的俗世性格」

2013 年 5 月 14 日，李歐梵院士主講「從文化看中

西文學的差異」

2013 年 5 月 14 日，李歐梵院士主講「文學中的人生」

2013 年 6 月 4 日，王德威院士主講「華語語系文學：後殖民論述 vs. 後遺民論述」

2013 年 6 月 5 日，王德威院士主講「『抒情考古學』：現代中國文學批評方法新論」

2013 年 12 月 9 日，黃進興院士主講「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

2013 年 12 月 9 日，石守謙院士主講「再尋桃花源——從陶淵明到貝聿銘」

2014 年 3 月 12 日，金耀基院士主講「中國現代化與文明轉型」

2014 年 3 月 13 日，金耀基院士主講「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

2014 年 5 月 30 日，黃進興院士主講「思想的蘆葦：一位研究者的告白」

2014 年 6 月 20 日，黃一農院士主講「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2014 年 12 月 17 日，王汎森院士主講「思想是生

活的一種方式——關於思想史研究的若干反思」

2014年12月17日，黃進興院士主講「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

2014年12月25日，黃一農院士主講「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納蘭六姊妹與《紅樓夢》」

以上講座內容涵蓋文學、史學、社會學、藝術史、思想史等諸多領域，院士精闢入裡的論點與精彩生動的演講內容，令在場師生如飲醍醐，收益匪淺。爲使院士們精妙講論嘉惠更多學子，裨益學界，本院有幸徵得王德威、李歐梵、金耀基、黃一農、黃進興等院士之同意，將演講內容筆錄成文或得惠賜文稿，以「西灣文庫·院士系列叢書」爲名出版，本校師生不僅藉此重溫當時聆聽講座時的感動，更將知識分享華文世界所有關心相關議題的學者、青年。莊子曾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學海廣濶，我們幸運得以領受教益，盼望學界前輩經年積累的學術能量與成

果，帶給大家生命與智慧成長的喜悅。感謝來訪講座的前輩學者以及本院教職同仁，促使西灣文庫・院士系列叢書得以順利出版。

國立中山大學 文學院院長

黃心雅

于高雄西子灣

2015 年仲夏

前言

華語語系研究是新世紀以來最受注目的論述力量之一。這一論述始於陳鵬翔教授在上個世紀末對傳統華文文學的批判。¹ 但華語語系研究能夠形成具有思辯向度的議題，則必須歸功史書美教授。她的專書《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2007）論證豐富、立場鮮明，因此出版後引發此起彼落的對話。我們也許未必同意她的立場，但卻必須尊敬她的論述能量以及政治憧憬。²

如果以《視覺與認同》為座標點，我們大致可以勾勒一個當代華語語系的論述譜系。這個譜系至少包括如杜維明教授的「文化中國」、王賡武教授的「地

¹ 莊華興近作提及“Sinophone”一詞始自陳鵬翔。莊華興，〈馬華文學的疆界化與去疆界化：一個史的描述〉，《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臺北：2012年12月），頁101。

² 有關我與史教授或有不同的提問方式，請參見〈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頁11-38。

方／實踐的中國性」、李歐梵教授的「游走的中國性」、王靈智教授的「中國／異國雙重統合性」等立論；以及如周蕾教授的「反血緣中國性」、洪美恩（Ien Ang）教授的「不能言說中文的（反）中國性」、哈金教授的「流亡到英語」等反思。³ 這些學者各據海外一方，也各有立論的動機。大抵而言，前一組學者雖承認華人離散的境況，卻力求從中找出不絕如縷的文明線索，想像「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可能性。後一組學者則質疑任何「承認」的政治；他們解構「中國」（血緣、語言、書寫，主權）作為實踐或想像共同體的合理合法性，甚至不無連根拔起的嘗試。

史書美教授深化這一譜系的辯證性。她強調清帝國以來中國（面對藏、蒙、新疆及其他少數族裔）的「內陸殖民性」；中國海外移民在移居地充滿掠奪性的準殖民行徑；以及落地應該生根的「反離散」論，在在引起議論。⁴ 方法學上，她呼應了北美後殖民主義以及少數族裔研究理論，力圖帶入華裔立場。與此同時，張錦忠教授憑藉馬華旅臺學者觀點，指出不同

³ 對這些學者理論的敘述，同前註文。

⁴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PMLA* 126 (2011): 709-718.

華語地區的文化發展盤根錯節，難以歸納成一二理論。⁵ 石靜遠教授（Jing Tsu）則發揮英美實證主義特色，仔細爬梳華語語境內種種文學合縱連橫（literary governance）的樣貌。⁶

短短幾年內，華語語系研究發展如此蓬勃，當然顯示此一議題的潛力。但無可諱言，目前所見的討論仍然存有許多——包括來自我個人的——盲點與疏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類討論儘管壁壘分明，卻不脫對一種我所謂「根」的空間政治的執著。本文試圖回答華語語系研究若干疑義，也希望對目前以後殖民主義或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根」的空間論述，提出建言。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嘗試回應香港黃維樑教授對「華語語系」命名問題的批評；第二部分對我個人所曾著墨的後遺民論述再作檢討；第三部分提出「勢」的詩學，作為「根」的政治的對應。

⁵ 張錦忠，《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年）。

⁶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必也正名乎？

2013 年八月，香港《文學評論》刊出黃維樑教授的長文〈學科正名論：「華語語系文學」與「漢語新文學」〉，文中針對 2006 年刊於《明報月刊》的拙文〈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提出質疑。黃教授的論點可以綜述如下。一，「華語語系文學」作為 Sinophone Literature 的中文對應詞，適宜性應該商榷。一般而言，語系指稱語言家族，如漢藏語系、印歐語系、高加索語系等，每一家族都含數十甚至數百分支語種，形成龐大體系。相形之下，華語，或黃教授定義為漢語的統稱，只是漢藏語系中的一支；如果以「語系」名之，容易造成「不懂漢語（粗糙地說，則為中文、華文、華語）的人的誤會，以為「漢語」是個「巴別塔（Tower of Babel）般的語言大家庭，其中有許多語言。」⁷

其次，黃教授認為，Sinophone 一詞在英語詞彙

⁷ 黃維樑，〈學科正名論：「華語語系文學」與「漢語新文學」〉，《文學評論》27 期（香港，2013 年 8 月），頁 34。

裡與 Anglophone, Francophone, Hispanicphone 等詞頗有定義混淆之處。後面三者都指涉歐陸國家在境外對所傳佈的語言共同體，如英國之於印度，法國之於西非，西班牙之於拉丁美洲。年久日深，這些外來強勢語言已經潛移默化成在地語言基礎。但不論如何，這樣的現象只是一種語言內部的變化，與「語系」無關。

除了「華語語系」的翻譯、解釋問題外，黃教授指出目前已經有各種描述中國大陸以外的漢語／華語文學現象的名詞，如華文文學、大陸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等。要之均代表中國文學界對「界外」文學的尊重與包容；刻意使用「華語語系文學」因此有畫蛇添足之嫌。更有甚者，黃教授暗示提倡「華語語系文學」如我等，往往使用如版圖、策略、對抗、收編等挑釁性字眼，有違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的「王道」。

最後，黃教授以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的《漢語新文學》為例，作為大陸學界跨越制式文學史的最新嘗試。該作企圖超克「國家板塊，政治地域」制約，以「漢語審美表達的規律性」出發，探討大陸中國與華人世界的文學表現。金庸、白先勇、余光中等因此進入正典，展現漢語文學兼容並蓄的特徵。據此，黃教

授的結論是 Sinophone Literature 的正名應該是「漢語文學」。

黃教授是學界前輩，對「華語語系」一詞有以教我，應該衷心感謝。但他的質問觸及華語語系論述易生混淆之處，持類似疑問者恐怕不在少數，因此有加以釐清的必要。華語「語系」一詞，誠如黃教授所言，似有名實不符之嫌。但我在《明報月刊》拙文刊出後下一期覆讀者來書已說明，使用「語系」一詞，有其不得不然的「策略」考量。這就回到史書美教授對 Sinophone 的定義問題。事實上，黃教授提問的對象應該是史教授才是。

史教授對 Sinophone 的定義和黃教授恰恰相反，她的專書開宗明義點出使用 Sinophone 的意圖，正是要提醒我們漢藏語言家族的複雜性，而漢語只是其中一種。史教授所關注的範疇恰是漢語的駁雜性，以及中州正韻（普通話？）以外，華夏文明中其它聲音表述。她的著眼點在於大陸境外的漢語圈、或境內境外少數民族的語言傳播現象。以「華語語系」來詮釋她的 Sinophone 視野，因此良有以也。梅維恆（Victor Mair）教授認為我們統稱的漢語從來不是一統的語種，而各地所謂的漢語方言如此繁雜分歧，已經可以

區域語言（toplect）來對待。⁸ 延續梅教授的看法，我們可以說漢語就是個「巴別塔」。史、梅二位教授的觀點意外得到了中國官方的佐證，2013 年九月五日新華社發佈中國教育部的說法：「中國目前仍有四億多的人口不能使用普通話交流。」這些人恐怕多數竟是漢語的使用者。「發展普通話，共築中國夢」成爲年度大計。⁹

史書美對 Sinophone 的定義有其特定政治思考方式，下文將再討論。但她所設想的華語語系觀念跳脫了黃、朱兩位教授的漢語框架，值得深思。中華文明的流傳過程裡，書寫表意方式無可諱言的以漢語爲大宗。然而「書同文」的現象並不能排除種種地域、階

⁸ Victor Mair, "What Is a Chinese 'Dialect/Topolect'?" *Reflections on Some Key Sino-English Linguistic Terms*, *Sino-Plantonic Papers* 29 (1991): 2-52.

⁹ 這些現象引出我們的問題：普通話可以等同，甚至，代表漢語麼？中國國家教育部的國家和漢辦致力推廣海外漢語教學，儼然將漢語與普通話作為對等語言表現。如此，漢語之內複雜的方言問題被化約成統一現象。這固然維持了政治、文化、教育溝通的適切性，卻不能反證漢語就是一個統一的語言。見 <http://news.163.com/13/0905/16/9819PF160001124J.html>

層、族群、文化裡的形聲、會意的可能表現。¹⁰ 強調華語語系研究，而非華文或漢語研究，正是因為理解（並且提示我們留意）正宗漢語書寫表意系統以外，以內，以下，種種自成一格的言說位置、發聲方式，表述行爲。

從語言到文字再到文學當然是極複雜的問題，此處暫時存而不論。我所要強調的是，儘管我們承認漢語書寫的重要性，卻不必如黃維樑教授所建議，視其為唯一的「審美判準」。一個時代或地域有一個時代或地域的文學，已經是老生常談。在不以文字見長的地域或階層，「文學」又是如何定義？唯有在這樣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格局下，黃教授念茲在茲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才不致淪為官方或主流意識的說法。

即使我對 Sinophone／華語語系的用法自有理論

¹⁰ 汪暉討論中國方言／國語問題持不同看法。他強調中國語言現代性的特徵為民族語言（包括方言及其他語言試驗）以及漢語書寫所形成的想像共同體，也因此國家建立和統一的進程形成重要元素。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第一部，上卷）》（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7月），頁74-81。但國家統一所形成的「超穩定」（？）結構不能遮蔽內部無時或已的多音複義現象。

的脈絡，我仍然必須承認「語系」一詞並不適用 Anglophone、Franchophone、Hispanicophone 的歷史與言說情境，因此黃教授的指教，促使我思考，此前我刻意在 Sinophone 和其他語種離散傳播現象上作出對等翻譯，反而模糊了問題的焦點。

與此同時，我對黃教授提議以「漢語文學」作為 Sinophone 的對等翻譯，卻又必須表示異議。原因無它，眾所周知，Anglophone、Franchophone、Hispanicophone 文學帶有強烈的殖民和後殖民辯證色彩，都反映了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力量佔據某一海外地區後，所形成的語言霸權及後果。因為外來勢力的強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產生絕大變動，而語言，以及語言的精萃表現——文學——的高下異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徵。多少年後，即使殖民勢力撤退，這些地區所承受的宗主國語言影響已經根深柢固，由此產生的文學成為帝國文化的遺蛻。¹¹ 這一

¹¹ Michel Serres 對在法國以內 Francophone 的現象有尖銳批評。他指出現代法語的塑造是以壓抑大量方言俚語為前提，甚至也包含政治地理邊界的武斷劃分。見“Conclusion: My Mother Tongue, My Paternal Languages,” in *Empire Lost: France and Its Other*